

语言哲学背景下命题与模态的 语言学研究

● 赵国栋 张 喆 著



● 复旦大学出版社

语言哲学背景下 命题与模态的语言学研究

赵国栋 张 喆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目 录

内容提要	1
ABSTRACT	1
绪 论	1
0.1 选题背景	1
0.2 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任务	2
0.3 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3
0.4 理论基础和材料来源	3
1. 哲学和语言学	4
1.1 哲学和语言学的关系	4
1.1.1 古希腊哲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4
1.1.2 中世纪哲学思想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5
1.1.3 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6
1.1.4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7
1.2 语言哲学背景下的俄罗斯语言研究	8
1.2.1 俄罗斯的语言哲学	8
1.2.2 马尔的“语言新学说”	12
1.2.3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前苏联语言学研究	12

1.2.4	西方语言哲学对俄罗斯语言研究的影响	13
1.3	“语言的逻辑分析”小组及其成就	14
1.3.1	“语言的逻辑分析”小组创建前提	14
1.3.2	主要研究内容	15
1.3.3	“语言的逻辑分析”小组的组成、制度及成果	22
1.4	本章小结	25
2.	命题与模态概念	27
2.1	哲学和语言学中的命题	28
2.1.1	传统哲学的命题观	29
2.1.2	分析哲学的命题观	29
2.1.3	日常语言哲学的命题观	35
2.2	与命题相关的概念	38
2.3	俄罗斯语言学界对“命题”的认识	42
2.3.1	沙图诺夫斯基的命题观	42
2.3.2	帕杜切娃的命题观	44
2.3.3	弗谢沃洛多娃的命题观	47
2.4	哲学和语言学中的模态	49
2.4.1	哲学中的模态概念及相关研究	50
2.4.2	西方语言学对模态的认识	52
2.4.3	俄罗斯语言学中的“模态”观	54
2.5	本章小结	61
3.	命题与模态关系研究	62
3.1	模态逻辑对模态的认识	63
3.2	俄罗斯语言学的模态分类	63
3.2.1	阿鲁秋诺娃对模态的认识与分类	64
3.2.2	弗谢沃洛多娃对模态的认识与分类	65

3.2.3	里亚布采娃对模态的认识	67
3.3	模态与命题的关系及相关的概念分析	75
3.3.1	感知模态与命题	75
3.3.2	心智模态与命题	81
3.3.3	情感模态与命题	85
3.4	模态之间的协调性	86
3.4.1	娅科夫列娃对模态协调性的研究	87
3.4.2	伊奥阿涅相对模态协调性的研究	90
3.5	本章小结	92
4.	模态逻辑及模态词的语言研究	93
4.1	可能性与相关概念	93
4.1.1	主观可能性和客观可能性	94
4.1.2	现实性与可能性	95
4.1.3	可能性与必然性	96
4.2	自然语言中的“可能性”	97
4.2.1	本体可能性与认知可能性的关系	97
4.2.2	本体可能性的类型	100
4.2.3	认知可能性	104
4.3	自然语言中的“必然性”	106
4.3.1	绝对必然性	106
4.3.2	绝对-相对必然性及其分类	107
4.4	模态词与命题态度谓词	111
4.4.1	“能够”的搭配特征	111
4.4.2	“能够”的语义类型	115
4.4.3	搭配特征与语义的关系	120
4.5	本章小结	122

5. 命题态度谓词	124
5.1 语言哲学对命题态度的研究	124
5.1.1 命题态度的由来	124
5.1.2 信念、知道等命题态度的语言哲学研究	126
5.2 俄罗斯语言学对命题态度谓词的研究	131
5.2.1 命题态度谓词的分类	132
5.2.2 命题态度谓词的个例研究	133
5.2.3 命题态度谓词的否定研究	161
5.2.4 命题态度谓词的其他研究	170
5.3 本章小结	172
结 语	173
参考文献	176

内 容 提 要

语言学的研究一直受到哲学、逻辑学的影响。俄罗斯当代语言学的研究也不例外。西方语言哲学所关注的命题与模态问题,也是俄罗斯当代语言学“语言的逻辑分析”课题组早期语用学研究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项研究首先对哲学和语言学中“命题”与“模态”概念内涵的沿革过程进行梳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区分。从“命题与模态关系”、“模态词”、“命题态度谓词”三个方面来展示西方语言哲学和俄罗斯当代语言学在命题和模态研究上各自的特点。在“命题与模态关系”上,分别描述了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对模态的认识,描写了语言中存在的模态类型、不同类型模态的特征、相互之间的关系。模态词是模态逻辑和语言学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前者仅仅侧重于对其的形式化描写。俄罗斯语言学对相关模态词“能够”、“必然”的研究则以具体的语料为依据,不仅概括出了语言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还对自然语言中“可能性”、“必然性”、“现实性”等相关概念的关系进行了总结。西方语言哲学尽管提出了命题态度概念,但对它的研究只是宏观的,且仅仅局限于“相信”、“知道”等少数命题态度谓词。俄罗斯语言学中的“语言的逻辑分析”课题组则在对命题态度谓词归类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不同层次对它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展现了不同命题态度谓词各自的语义特征、句法行为和交际-语用前景。西方语言哲学和俄罗斯当代语言学在“命题与模态”问题上各有所侧重,将两者有机结合,必将有益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ABSTRACT

Researches into linguistic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philosophy and logic and 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in Russia is without exception. The question of proposition and modus, which has aroused general concern by the western linguistic philosophy,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udy group named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its early research of pragmatics. My study first reorgani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roposition and modus in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and then distinguishes concepts concerned as well. In the field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osition and modus, modus words, and propositional attitude predicate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es of proposition and modus are revealed respectively in the western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th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in Russia.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osition and modus, my study separately describes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us both by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the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odus in language, including their features and interrelation. Modus logic and linguistics hav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modus, and special emphasis is laid only on its formal description by modus logic. However, Russian linguistics, which does its study

on proposition and modus depending on specific words, has not only summed up the possibil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but also generalized the relationships of possibility, inevitability and reality. Western linguistic philosophy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propositional attitude, but its study is basically macroscopic and confined in a few propositional attitude predicates such as “know” and “believe”. The study group named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however described propositional attitude predicates in detail from various angles and different levels on the basis of their classification, and thus presented their semantic features, syntax activities and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pragmatic individually. To sum up, western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Russia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lay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question of proposition and modus, an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could only be gotten by a better combination of their ideas.

绪 论

0.1 选题背景

西方语言哲学是指分析哲学的一个流派,与传统哲学不同,他们另辟蹊径,“把存在的事实和已有的知识作为前提来接受,从分析描述事实和表达知识的语言表达式入手,解决困扰着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车铭洲,1989:4),从而开始在 20 世纪的西方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引领哲学研究在语言研究领域开荒拓疆,诞生了一大批语言哲学家,也孕生了大量影响深远的语言哲学思想。无论是英美的分析哲学,还是以现象-解释学为主导的欧洲大陆哲学,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意义理论、真理理论这样一些基本的语言哲学问题都给予了普遍关注。欧洲大陆哲学对语言的本质和功能问题,意向和意向性问题,语言的结构问题,语言、言语和文字的区别和联系问题,理解、解释和说明的区别和联系问题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而英美分析哲学更是对专名、通名、摹状词、语句的指称、意义的检验标准、言语行为理论、必然性和可能世界问题等作了深入的探讨。语言哲学研究的发展,深化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并从哲学思维和逻辑思维的高度为语言学研究指明了总体方向。

西方语言哲学对当今俄罗斯的语言学研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俄罗斯当代语言学界中的“语言的逻辑分析”小组的系列研究,明显受到哲学研究语言转向的启发。该小组不仅积极介绍西方语言哲学的理论,还尝试用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来研究本国语言,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以俄联邦通讯院士阿鲁秋诺娃(Н. Д. Арутюнова)领导的“语言逻辑分析”小组,从1988年至2005年陆续出版了24部专题文集。该文集以《语言的逻辑分析》为总标题,以《知识与信念》、《语用学与内涵语义》、《指称与语篇构造》、《文化概念》、《行为模式》、《心智行为》、《言语行为和语言》、《文化、语言中的真与事实》、《语言和时间》、《动态世界的语言》、《关于空间的语言》、《关于伦理学的语言》、《“起始”与“终结”的语义》、《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命运”概念》、《混沌和宇宙——“有序”与“无序”概念场》、《概念分析:方法、结果与前景》、《行为的逻辑学和语言学模式》等为分标题,涉及语言哲学和当代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将西方语言哲学与俄罗斯当代语言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全方位地推动着俄罗斯当代语言学的发展。

0.2 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任务

俄罗斯“语言的逻辑分析”小组早期的研究受西方语言哲学的影响最为明显。该小组初期对命题、命题态度、意向性等问题的研究与西方语言哲学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哲学和语言学中争议颇多的命题与模态问题。研究的目的在于系统梳理俄罗斯当代语言学在“命题与模态”研究上的理论成就和实践经验,为汉语相应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本课题主要采用描写法、对比法、阐释法,对以下内容进行研究:语言哲学中的“命题与模态”和语言学相应概念范畴、理论;俄罗斯学者在命题、模态的认识上的异同;俄罗斯学者在命题、模态、模态词等

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西方语言哲学影响下的俄罗斯语言学在“命题与模态”领域的特色等。

0.3 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尽管不少学者都在不同程度有所涉及,但真正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俄罗斯语言学“命题与模态”的研究却很少。这种新的研究角度不仅会加深我们对语言哲学的认识,而且还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俄罗斯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新意。课题中对相关概念内涵的沿革、区别的描写及俄罗斯语言学相关研究领域成果的评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可以为理论研究者所使用,而且还可以直接运用到研究生和本科生高年级的教学中去。

0.4 理论基础和材料来源

课题的理论基础和材料主要取自包括欧美和俄罗斯的语言哲学思想及以“语言的逻辑分析”为代表的俄罗斯语言学有关“命题与模态”的研究成果。

1

哲学和语言学

1.1 哲学和语言学的关系

语言学在 19 世纪从哲学等学科的附属地位中彻底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哲学思想始终伴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并一直成为语言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因此,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才不断深化,语言学才得以不断进步。雅各布逊说得好:“从一开始,语言学就不可分割地与哲学……搅在一起了。”(Jakobson, 1998:45)他的这种论述一点也不为过,只要回顾以下两者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特点。无论是早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当今的语言哲学,都对语言研究、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1.1 古希腊哲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打开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语言问题是哲人们格外关注的问题之一。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就开始认识语言问题,这在有关思维与词、事物与名称的关系的辩论中反映最为突出。对此,古希腊哲学家进行了论争并分为两派:一派为“本质论”,认为事物的名称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另一派为“约定论”,认为事物的名称是预先约定,是人们按照习惯确定的,名称与事

物本身的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次争论的双方代表分别是第一个将“逻辑”概念引入哲学之中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被誉为“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德谟克利特。古希腊哲学家在这次关于事物与名称之间关系的争论中,虽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在客观上大大激发了人们对语言的兴趣,也为日后人们专注于语言问题的研究并使得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争论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论点和驳倒对方,各自都更加仔细地考察了词的结构和意义及外形。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语言的研究,因而精确的语言分析从中萌芽。例如,在语言形式分析上,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提出分类思想的人。他以意义为基础,将词划分为主词和述词,这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名词和动词。而亚里士多德在保留主词和述词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个词类:连词,它包括不属于主词和述词的所有词类,也就是没有屈折变化的那些词。其次,他开始注意到名词的格的变化和动词的时态变化。第三,他第一个把词定义为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这个定义与现代结构主义语法对词素的定义非常相似。亚里士多德还探讨了句子的语法结构与句子的客观真实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符合语法的句子并不一定具有真实性,因此应该区分语法正确性和真实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观点对生成语法学有一定的影响。(周利娟等,2000:78—84)

1.1.2 中世纪哲学思想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关于语言问题的探讨也非常突出。在中世纪以“七艺”(语法、雄辩术、修辞学、音乐、算术、几何、天文)为基础的文化教育中,与语言有关联的语法、雄辩术(逻辑)、修辞学成为“七艺”中的“三才”,足见得当时重视语言问题的程度。中世纪重视语言问题的探讨也与当时的哲学家热衷于《圣经》的诠释有关。中世纪之初的大哲学家奥古斯丁就把《圣经》中《约翰福音》开篇的一句话“太初有道,道与

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藉着他造的”理解为“太初有言”,他把“道”解释为“语言”,并明确提出了语言创生万物的思想。(转引自纪秀生,2005:20)

1.1.3 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哲学开始跨入近代的大门。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中心,对认识论的研究和对语言的探讨不可避免地要同时进行。因为认识的基础、来源对应着语言意义的起源;人所固有的认识能力的局限与语言对于人的思想把握事物真相的消极作用有关;反映经验事实的命题和表示语言规则的命题具有不同的认识论意义,等等。这一时期的哲学家被分为唯理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阵营,但双方都十分关注语言对于思维的表达作用和遮蔽、扭曲作用。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和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之间的著名哲学论战引起了人们重新注意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笛卡儿认为认识并不起源于感觉经验,而是来自理性本身,认识的正确与否,只存在于观念思想是否明白,只需用理性来加以判断;而经验主义强调一切知识始于观察,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以反对演绎法。经验主义的核心论点是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自外部的感觉印象,再经抽象和概括等思维活动而形成。两派思想家的观点对怎样看待语言及语言研究方法都产生过各自的影响。

在唯理主义的影响下,语法学家认为语言的功能是传达思想,任何自然语言都是人类思维内部机制的外部表现。人类思维具有共性,因此,语言中存在普遍法则。语法的基本任务是反映这种普遍法则。需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前的语法研究基本是用拉丁语法的框架孤立地对其他个别语言的词的形态进行描写;而唯理主义语言学家却在探讨人类千差万别的语言表象下的共同东西——普遍原则,即所有语言的共同本质。与之相对立的是,经验主义强调以观察到的

客观事实为依据进行分析。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语言研究表现之一是对各个音作系统描写。英国的语音学在这段时间有了重大发展。其中成绩较大的是观察派语音学家霍尔德(W. Holder),他的重要著作《言语要素》在 1669 年出版。这段时期在语音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 19 世纪一些著名的后辈学者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英语语法研究方面,16、17 世纪初人们继承的是后期拉丁语法学家的框架。但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观点鼓励人们在英语研究中要对照观察,对各种范畴进行检验,再加上文艺复兴后期的知识界热爱自己本族语的气氛高涨,这种检验和重新探讨把词类划分的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思想可以说是一直伴随语言学的发展。美国的描写主义语言学突出地反映了经验主义思想。比如以鲍阿斯为代表的美国早期的描写主义语言学家们对美洲印第安人各种土著语言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美洲印第安语手册》。他的研究指明了描写主义语言学的道路,推动了语言共时描写的研究。而布隆菲尔德的观点从心理学上说是行为主义,但从哲学上说仍然是经验主义。他的理论经过哈里斯、霍凯特等人的不断补充、改进和发展,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形式化语言理论,使得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终于独树一帜地在美国建立起来了。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欧美的哲学思想中唯理主义重新兴起,经验主义面临挑战,在这种哲学背景下产生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乔姆斯基在理论和方法上给语言学带来一场革命,它使西方语言学的主流从描写具体语言的结构转到试图对整个人类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这个方向来。乔姆斯基还反对布隆菲尔德行为主义的语言理论,认为语言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创造性。

1.1.4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西方哲学在 20 世纪初又发生了一次更为重要的转向,即高度重视

从哲学上研究语言问题。现代哲学家们发现,人们在说明认识的本质及在探讨人与存在、人与世界关系的时候,已经深深地受到了他们自己语言的制约和影响。他们认为,语言不仅仅限于充当一种交际工具与媒介,实际上它是一种独立的有价值的存在,是人与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人所认识的世界只能是语言的世界,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感知都必须以语言为前提,人与世界的任何沟通也只能在语言给定的情况下进行,语言之外的世界对人来讲是无法认识的。如果哲学研究不首先搞清楚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功能等问题,那么,认识论和本体论及其他哲学问题都是无法解答清楚的。因此,许多现代哲学家便开始把研究语言置于解决人与世界、人与存在的关系等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西方哲学把这种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问题的研究领域,称之为“语言哲学”,并把这种由近代哲学史上的认识论向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变看做是一次“哲学的伟大转变”,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哲学中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纪秀生, 2005: 20)

语言哲学作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以适当、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思想。语言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在 20 世纪初建立以来,已有一百余年历史,其间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国际影响的语言哲学家,出版了为数众多的语言哲学论著,形成了若干个语言哲学流派。这些不同流派的思想、观点对 20 世纪的哲学乃至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2 语言哲学背景下的俄罗斯语言研究

1.2.1 俄罗斯的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从狭义上来讲,西方哲学文